

陈哥番外

我姓陈，单名威，威风凛凛的威。

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上过几年学，当过几年兵。

要说刚到部队的时候，其实挺累的，主要是不适应，那会儿年轻，跟家里赌气才报名参军，但你要问我后不后悔？

不后悔，特别不后悔。

我这人吧，家里条件还成，临近毕业的时候，老头想叫我出国留学，回来继承家业。

但我不想去，一来我英语不好，二来国外的饭吧，也吃不习惯。

最最主要的，他那小破公司，我真不感兴趣。

你别不信，这是实话。

要像我老头似的，每天西装革履的出门，喝得醉醺醺回家，不管对谁都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儿，多没劲。

我学习不好，能上大学也多亏了老头兜里的钱。

但各位也别误会，倒也不是捐楼。

高三那会儿，五六个家教老师一起上阵。

每周一次研讨会，针对我寥寥无几的知识水平研究分析，找提升空间，定学习计划，提高模拟成绩。

据说我高考完那天，几个老师喜大普奔，出去聚会的时候，喝吐了四个。

当然，如果光是为了出国这事，我也不至于赌气去当兵。

主要还是因为：催婚。

要说我妈，这位女士当真女中豪杰，平时温温柔柔没啥脾气，但真打算做点什么的时候，必定不择手段做到极致。

那段时间，我的相亲局排得像高三生的课表。

豪杰女士每天打印出一周安排，往门口一贴，不完成指标就冻结银行卡。

周二上午：10：20-12：20 西餐厅 孙小姐 记得穿西装，不许开你那辆花里胡哨的跑车，人姑娘性格温柔保守，不喜欢张扬，顺便附赠姑娘照片。

好在低眉敛眸的侧脸照属实温柔，我这才硬着头皮赴约。

可等到了餐厅，见了人，才刷新了我的认知。

「你好，我是陈威。」

姑娘微笑。

「今天天气挺好。」

姑娘微笑，「嗯。」

那就点菜吧。

问姑娘，「想吃点什么？」

「都行。」

「龙虾怎么样，他家的龙虾味道不错。」

姑娘皱眉，「可我海鲜过敏。」

这边赶紧改口，「意面呢？」

「也可以，但我不喜欢面食……」

……

我沉默了会儿，把菜单递过去，「那你要不自己看看，想吃什么。」

「我都行的，你点吧。」

我属实心累，盯着菜单封面懒得再挑，叫来服务员要了两份招牌牛排，习惯性选了五成熟。

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等终于上了菜。

姑娘却又开口了，低眉敛眸，温温柔柔，「我其实，不喜欢五成熟，太生了……」

？不喜欢怎么不早说。

我不再吱声，权当对面坐了个布娃娃，只等埋头吃饱，跟姑娘道别。

大家互相不感冒，我还当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可没过几天，等来了豪杰女士语气严厉的质问，你怎么不约孙小姐出来玩？人家姑娘还挺喜欢你的。

……

别了，我等凡人属实配不上仙女的喜欢。

自那之后的相亲局，我是一个都没去过，豪杰女士也说到做到，断了我的银行卡，并扬言不给饭吃。

我才一怒之下报名征兵，保家卫国，等国家来养。

结果这一养，就是五年。

不过这么回忆起来，我跟耿晨认识得其实挺早。

过了刚入伍的那段适应期，日子过得真开心。

一个班的兄弟一起拉练。

偶尔休息的时候溜出去打个鸟烤了吃，喝点小酒，被发现了就集体认错，嘻嘻哈哈一块挨罚。

老班长退役那天，熄了灯，我们几个偷偷溜出宿舍，空地上刨坑，支了个烧烤架子给他送行。

几个大老爷们哭得稀里哗啦的，得亏我来主持大局，观察情况，才能不被发现。

当然，这是在我不喝酒的情况下。

而事实情况是我喝多了，不光撬了新来的女军事顾问的门锁，还趁人睡觉，偷亲了人家。

第二天睡醒了被通报批评，一群孙子不光不同情我，还笑得东倒西歪。

说实话，我是非常后悔的。

但嘴硬，年轻人，老觉得面子最重要，连长苦口婆心，叫我去主动道个歉，但不光没罚我，态度还很温和。

「你还是去道个歉，我是为了你好。」

我不愿意去，「怎么是我道歉，还不一定是谁吃亏呢，我清清白白一个大小伙子，便宜了那个老女人。」

我是这样想的，能当上军事顾问的，大概率资历了得，所以年纪不会小。

而且，美女谁当军事顾问啊，整天研究刀枪，肯定长得不好看。

但我话刚说完，就一脚被人踹飞出去了。

不夸张，就是飞出去。

我身高八尺，体重一百五十斤的猛男，距墙两米远，被生生踹得砸在墙上才停下。

就离谱。

「你说谁是老女人！」

眼前有点发黑，缓了会才看见我刚才在的位置，斜后方站着个人。

女的，黑色短发别在耳后，露出比例匀称的五官，鹅蛋脸，漂亮的眉眼凌厉的瞪着我。

连长听见响声才回神，着急忙慌的把我扶起来，「你没事吧？我就说让你道歉了，耿顾问脾气比较暴躁。」

我没吱声，当时心里就俩想法。

1. 我打不过她。

2.我舍不得打她。

连长语气无奈地开口，但却是对着耿晨，他说，「姑奶奶，你可小心点，别再把人打住院了。」

再？

我这才回神，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浑身没有一处不疼的。

然后才发现断了一根肋骨，我顺理成章地进了医院。

连长忙前忙后的探病，我这才知道，耿晨是连长亲妹妹，军人世家，所以耿晨从小就在军队里混，又爱钻研战术，所以年纪轻轻军事储备就超过了许多人，顺理成章地当了军事顾问。

唯一的问题是，脾气大，力气更大。

耿晨也来探过几次病，不小心摔了我两个杯子，苹果削得惨不忍睹。

但她穿便服更漂亮，削肩细腰，两条大长腿叫人挪不开眼。

我接过削好皮的苹果，跟苹果核也没什么区别，找地方咬了一口，跟她闲聊，「那个，你力气还挺大的。」

她看看我的病号服，红了脸，「对不起啊。」

「不不不，是我的问题，我那天喝多了，不然也不至于……」

我这人皮得很，以前也不是没谈过恋爱，但面对她却磕磕巴巴，说不出什么话来，气氛尴尬。

等到护士查房，她也就走了。

我没立场阻拦，于是躺在床上盯着医院的天花板。

她名校毕业，年纪轻轻就当了军事顾问，年轻漂亮，完美的耀眼，而我浑浑噩噩的过了二十多年，因为跟家里赌气才入伍，幼稚得可以。

最重要的，我连力气都没她大。

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想喝酒。

于是爬起来去楼下找自动售卖机。

肋骨好得差不多了，只是走路比平常慢一点，走几步歇一会。

买完啤酒，我扶着楼道门停下来歇一会，却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你说你，待了半天，怎么连个联系方式都没要到。」

是连长的声音。

女声心虚地开口，「我不好意思，人家万一讨厌我怎么办。」

是耿晨没错。

连长复又开口，颇有些恨铁不成钢，「明明是你说喜欢人家的，我可打听过了，人家小陈家里条件好得很，还是什么比赛手，入伍之前什么漂亮女孩没见过，你脾气那么差，又把人家肋骨踹断了，再不温柔一点可就完了，那我趁人喝醉了伪造通报还有什么意义！」

耿晨低声反驳，「那叫赛车手.....他开车的样子很帅的，而且我可温柔了，我还给他削苹果了。」

.....

合着这兄妹俩，搁这套路我呢。

信息量太大，手里的啤酒瓶一松，砸在了地上，我下意识去捡，疼得「嗷」一嗓子。

楼道里俩人急忙冲了出来。

「小.....小陈？」连长吓白了脸。

耿晨满脸震惊地盯着我。

我打破尴尬，问她，「你喜欢我？」

她表情茫然但很快咬牙，恶狠狠地逼近，「对，我喜欢你，是我叫我哥伪造通报的，也是我踹断了你的肋骨，你要报仇就冲着我来！」

我憋住笑，「你说的啊，那我可抱了。」

她视死如归，「报吧！」

我伸手两只手抱了一下，「抱完了你得负责。」

她回神之后想挣扎，但顾忌我身上有伤又不敢动，活像只被花丛困住的猛兽，不舍得破坏，只涨红了脸。

对了，耿晨，就是我一直放在钱包里的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